



姜珮敏

著

ni de
feng qing
wo de yan

你的风情 我的眼

燕尾剪断了严冬，

暖阳编出个新春。

我忽然想作站雪的春困，

分外重，分外亮，分外亲呢。

今夜我又在遥远的雨巷，

和那伞沿的雨珠玩得多么投契！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ni de
feng qing
wo de yan

你的风情 我的眼

▲ 姜珮敏

▼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风情我的眼 / 姜琍敏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7.6

ISBN 978-7-5068-6208-0

I . ①你… II . ①姜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6920 号

你的风情我的眼

姜琍敏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张 娟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310 千字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208-0

定 价 4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意 韵

远方的呼唤 / 002

归老林泉 / 005

2014 年 / 007

浪漫与现实 / 010

欣赏“哭年” / 013

未见面的女房东 / 015

鸽子 / 017

它的一生 / 019

闻啼鸟 / 021

又过年了 / 023

可否容我喘口气 / 025

或许还有别的可能 / 027

你说怪不怪 / 029

逆 旅 / 032

我们为什么要入市? / 035

假如我是股评家 / 038

旗袍与虱子 / 040

遥远的细节 / 042

有病呻吟 / 044

春风吹又生 / 046

鱼与猫不可兼容 / 049

悲白发 / 053

打开电视 / 055

不二之州 / 059

想想平均率 / 063

第二辑 性 情

予独爱竹 / 066

暗云里的一颗巨星 / 070

千古女将秦良玉 / 078

自驾抒怀 / 084

最好的是下一个? / 086

母爱别谈 / 090

照 相 / 092

感念杰克·伦敦 / 094

父亲印象 / 099

俩老太 / 102

听导游讲故事 / 104

受用不尽的卡耐基 / 106

好司机 / 109

江阴“三刘” / 111

真人实事 / 113

施与受 / 115

父亲的“自助” / 117

我的食客们 / 120

羡慕嫉妒恨 / 122

且攒蛋去 / 124

气壮山河 / 126

“低头族” / 129

垂钓者 / 131

第三辑 漫 谈

重症监护室 / 134

谁来教育“教育”？ / 155

大清朝的御敌秘器 / 166

旅游漫谈 /	172
可笑的笑 /	174
镜子告诉我们什么 /	176
医 院 /	178
歪议服饰 /	180
过犹不及 /	182
美与自信 /	184
苟富贵，勿相贱 /	186
活 法 /	188
还缺什么？ /	190
证明你自己 /	192
一念之差 /	194
预 期 /	195
超 脱 /	196
眼里的世界 /	198
癖 好 /	200
早餐奇遇 /	202
骨鲠在喉 /	204
看医生 /	206
溃不成军 /	208
生 活 /	210

时间与生命 / 212

标语与车贴 / 214

借点水 / 217

高 铁 / 220

抢票记 / 222

第四辑 行 吟

你的风情我的眼 / 226

历史以新沂行走 / 234

小巷深处 / 237

阳澄三叹 / 239

乡里的文化 / 242

海门的几个特色词 / 244

横 街 / 250

天下第一节 / 252

东河行 / 254

壮哉，“八十一日” / 257

回眸阿克塞 / 259

那拉提 / 261

细节里的台湾 / 264

盘锦玉龙床 / 267

坐马上山 / 269

安纳西 / 271

哦！因特拉肯 / 273

诺夫哥罗德 / 275

陨落的“太阳” / 277

谷山中学 / 279

海上观豚记 / 281



第一辑

意 韵

远方的呼唤

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“乡愁”究竟为何物，虽然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在品味着它。如果说，它是一种对故乡或家国眷恋的情感状态，那么，这种情感或许有点像空气，呼吸它时你感觉不到它，一刻或缺就顿觉憋闷。它也像极了恋人关系：失去了才意识到是你的。有人以为游子或戍边将士才最珍视乡愁，其实并不尽然，我的记忆中就有许多时候，几乎是在不经意中便与它撞了个满怀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：小学6年级时，有天夜里我听父亲对母亲说：我们申请回山东老家种地去吧——“老家”这两个字眼突然像黄钟大吕，重重地撞开了我的心扉。原来我们还有个血脉之地可以投奔。那里长眠着我的列祖列宗，还有疼我怜我的父老乡亲，他们都在热切地呼唤着我们：回来吧，这里是你们永远的避风港！好些天我都在巴望着回老家的时候快点到来——莫非，这份情怀就是乡愁？虽然，回老家的心愿直到许多年后才得以实现，但“老家”给我的某种感动却成了永不消逝的烙印。

那时交通还很不方便，初次回老家探亲的我，被村前那虽浅却

宽的太沙河挡住了脚步。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汉子说了声“俺背你过去”，鞋一脱就背上我，喘息着蹚过冰冷刺骨的河水，连支烟也不接又蹚回去赶路。别一回，同样是年关，正漫天飞雪。我探亲回返，亲戚让一个才15岁的女孩挑着我几十斤的包包送我去乡里汽车站。原以为不远，谁知竟有十多里路，我一步一滑，自顾不暇，小女孩因怕我误车，埋头咬牙，怎么劝也不肯歇一下。到站时扁担上落满积雪，她却满头热汗，敞开的袄襟上湿了一大片，那是被热汗融化的雪水……

某些特殊的地域、状态，也是乡愁的催化剂。比如，余光中若非孤悬海外、饱尝家国阻隔之苦，未必能写出那愁肠百结、脍炙人口的《乡愁》吧？而某些特殊的时段，比如黄昏，也是乡愁的酵母。尤其对于独在异乡、对新环境充满陌生、疏离感的过客，黄昏莫凭栏，凭栏欲断肠。为何断肠？黄昏那熟悉的氛围，多么轻易地勾起我们对故土、家人的那份亲切而沉郁的乡愁呵！早年一个黄昏，我在青海德令哈城边漫步，忽见身边驰过一辆泥污疲惫的卡车，眼光掠过尾牌时，我竟忘情欢呼，追着汽车一顿傻跑，直到听不见的汽车绝尘而去，才发觉自己竟湿了眼眶。只因我邂逅的是一辆江苏来的车！此时此地，这平素漠不关心的汽车竟成了亲切多情的乡愁之载体！

儿子在巴黎定居，我去那儿长住。那地方可谓风情万种、事事俱足，我却渐渐陷入某种迷离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中。直到有天我在塞纳河的桥上，极目凝望着水上缓缓流淌的烂漫晚霞，心头突地一下，竟跳出崔颢的诗句：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

乡愁呵，莫非你是在呼唤我，不要忘了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国和家？

家，无疑是乡愁最典型的象征。别看人类强大，实质与蜗牛或寄居蟹差不多，走到哪都少不了一只有形无形的壳。盖因家乃人生

的精神脊梁，既是生命发源地，更是滋养其成长、寄托其情怀和希望的温床。为什么偏道月是故乡明？只因那儿有我们的家。所有的家都有个共性：白天我们四处谋生，晚来则同枕共寝；都是社会细胞，都靠亲缘维系。没有家，灵魂将飘若野鬼，血脉将断如残简；国家也将荒凉无凭。而乡愁，更是无从附丽。即便那些浪迹天涯的孤儿，他今日独栖的那一树绿荫，那一领破席，于他而言，亦是个不可或缺的家呀！

怪不得冰心会说：“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，总带着乡愁。”

诚然！

归老林泉

曾几何时，大街上常见一辆卡车，喜气洋洋，锣鼓锵锵，送那些胸带斗大红花的苍苍老者，谓之光荣退休。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，这船到码头车到站，退休不过是人人必经的生命站点，谈何光荣不光荣？既然光荣，请问我不要这份光荣，不退成不？显然是不成的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“有子万事足，无官一身轻”。这话貌似有理，但通常不会在人仕途通达之时说起，多半是在不太如意或变生肘腋、致仕之际，给人以某种安慰。实际而言，此话有一半道理，另一半则要分什么人说。如果你从无一官半职，或是鸡肋般破官，此言无疑正确。但别忘了，中国还有句著名老话，叫做“笑骂由他笑骂，好官我自为之”。如果你头戴的是顶好乌纱，也跟我说什么“无官一身轻”，恐怕我会以为你多少有些矫情，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被人举报了。段子不也说吗？有个“好官”退下来，成天郁郁寡欢。其妻深明其心，遂常召集全家会议，请此公“讲话”。此公果然精神大振，我就说三点，三点里面又有三点，一气狂欢下来，就此重振雄风云云……

所以，凡事都有个视角、立场和对象问题，比如有些专家疾呼延长退休年龄。专家同类，或那些“好官为之”者，多半会对此高论竖大拇指。而那些“一身轻”，或成天在流水线挥汗苦熬，并经年难捱几天休假者，恐怕会冲专家瞪上一眼，甚至吼一声破“砖家”吧？！

扯了半天，恐怕你早已猜到，我唠叨这一套，或许已到退休这一站了。没错。我亦归老林泉矣。而无论先前如何揣摩，想要知道“梨子”的滋味，还真得亲口尝了才行。退休这事，至少一年前我就在“未雨绸缪”了。而当终于“赋闲”，感觉完全不像想象得那么缠绵、失落；却又经常会习惯性地挟起包包去“上班”。这首先还是个适应新生活的问题，其次也有个感情因素。我这辈子虽没混得“好官”，职业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而时日久了，“倦勤”之感常有，恋栈之情却也不乏。人总是这样“失去的才是你的”，“道一声珍重”时才知道，早有根无形的情丝在，一朝挣脱，还真有点揪扯之感呢。

其实，退休最根本在于，尽管我们可以潇洒地说是开始了人生第二春，毕竟生命是条只能前移的直线；60年过去了，谁也不可能再迎得一个甲子。故退休实质昭示着生命的冬天更近了。不然，古代官僚怎会称退休为“告老还田”“乞赐骸骨”？然冬天就冬天吧，以宗教视角看，它不是离“春天”也不远了吗？即以自然眼光来看，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”也（老子）。凡事只要符合宇宙法则，何乐而不为？再积极点看，庄子老婆死了，他“鼓盆而歌”。面对惠施质疑，他坦然应曰：生老病死，不就如四季变化吗？我妻子循着这条路，安静踏实地睡在了天地间。我若哭哭啼啼，岂非太不懂生命真谛了吗？

没错。凡事皆在你怎么看。试想这庄老儿，死且不悲，又岂会虑什么退休呢？我们做不到大哲的明智与豁达，做一半总可以吧？起码，明乎适者生存之理，顺乎天地自然之律，到什么山，砍什么柴，最好还争取多砍些，总是可以做到的吧？

2014 年

虽然说，人生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富有意义的，但是总有一些时间节点，让我们特别在意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比如，2014 年。

首先，我于这年 11 月下旬到鲁迅文学院参加了“第二届高研班”学习十周年纪念活动。看到那几乎一如故往的旧校区，和自己曾住过半年的宿舍，望着那些亲切而熟悉却又明显布满沧桑的老师、同学的面孔，真不敢相信，整整十一年光阴就这么溜走了。好在，同学们都没有虚度自己宝贵的年华。回眸远眺，十一年前的“鲁二期”，恰如一个助推器，将我们推向了人生和创作的加速期……

提到创作，就在这次会议上，老同学红孩告知我，到 2014 年，中国散文学会成立 30 周年了，命我写点感想。而我屈指一算，虽然我是从 1976 年开始发表文章的，但起先主要是写诗，后涉足小说创作。我的散文创作，则恰是从 1984 年起步，至今也已耕耘了三十周年了。我在这一年应江苏省报之约，发表了第一篇散文。此后便一发不可收，完全停止了诗歌创作，专以小说和散文作为我创作生涯的两翼。随着马齿渐增，我益发喜欢轻便不羁、灵动多情且

可直抒胸臆的散文随笔写作。迄今，我已在各国及省以上报刊包括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，香港《大公报》、马来西亚《南洋商报》等，发表了数百篇大小散文，结集出版了五部散文著作。其中第二部《禅边浅唱》一书，还曾获得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——这个日子，距今年刚好又是十周年。而这次获奖，对我益发热爱并坚持的散文写作，无疑是一剂良好的激素。由此也可见，中国散文学会的存在及其工作，对许多作家个人乃至中国散文事业的成长、壮大，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。

新近，有个文友发短信问我，说要去作一个散文讲座，问我对散文写作有什么高见。我回他曰：没有高见，更无秘诀，唯有八字心得：真诚为文，见性见情。

是的。我始终这么认知来着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也是我欣赏和写作散文的一个基本原则。虽然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宽泛和便利（以致常常被人误解为好写）的文体，散文方家们也是高家庄的地道，各有各的招；但不论你艺术上是什么主义什么派，风格上是婉约还是豪放，拿出来的东西却必得是有着鲜明个性和丰沛情感、真实自如而有些实实在在的体悟的。如果还要再说得具体一些的话，我想强调的是：散文不能沦为任何工具，不能为所谓“正能量”背书。散文不能人云亦云，无病呻吟，更不能跟风撒娇，装疯卖傻。散文应是特立独行者的歌吟，先天长着一双慧眼。散文的脊梁上插着风骨的标签。散文浑身洋溢着“真性情”。即：表露着真实的题材和挚诚；吟咏着作者的个性和特识；饱蕴着歌者的深情与大义。

这种认识，也与我这次重回鲁院，与同学们纪念学习十周年时的感悟有关。座谈中，我发现每个同学的言谈、所有的回顾与感慨，都真挚、深情、朴实且不事雕饰，因而也都像极了一篇篇即兴的散文。听来令人动容。而实际上，这流逝的十年，又何尝不是每个同学在用生命挥洒着一篇篇既有共性又富有个性的“大散文”？同学